

第四六五册

博物彙編

藝術典

醫部

五七一四〇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百二十七卷目錄

醫部藝術名流列傳四

唐二

張文仲 李度

郝公景

則天時醫人

孟詵

紀朋

陳藏器

元珠先生

劉大師

宋清

梁革

王超

陳仕良

趙卿

紫極宮道士

拂菻醫

釘錢匠

張萬福

申光遜

五代

唐慎微

韓保昇

蕭炳

顯德中道士

韋慈藏

狄仁傑

李聰

王方慶

周廣

日華子

王冰

李祐

劉禹錫

梁新 趙鄂

張仕政

京城醫者

沈應善

陳寨

譚簡

市醫

王彥伯

揚州醫生

孟昶

李讓

李雲卿

吳廷紹

虞洸

遼

直魯古

迭里特

宋一

劉翰

王懷隱

信道廣

馬志

趙自化

蘇澄

李寧

張炳

釋法堅

高若訥

許希

王纂

李明甫

曹居白

僧智緣

趙宗古

孫用和

林億

僧奉真 元覺

黃冠道人

張發

龐安時

陳昭遇

王光祐

吳復珪

釋洪蘊

馮文智

劉難經

史載之

劉元賓

甄棲真

譚仁顯

嘉祐時鍼醫

閻士安

曾若虛

屠光遠

郝允 申受 郝懷實

虞鹿

高保衡

錢乙

丁初

杜嬰

鄭榮

單曠

孫兆

仇鼎 張君宜

蕭氏

張擴

章濟

張立德子

黃州僧

郭昭乾 馮氏 郭敬仲

章迪

藝術典第五百二十七卷

醫部藝術名流列傳四

唐二

張文仲 李度

按舊唐書本傳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未及食時即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晡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各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書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

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于代度縱官至待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

按朝野僉載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文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慈澄云

韋慈藏

按舊唐書張文仲傳京兆人韋慈藏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爲侍御醫景龍中光祿卿

按古今醫統韋訊道號慈藏善醫術常帶黑犬隨行施藥濟人元宗重之擢官不受世仰爲藥王醫家多祀之

郝公景

按朝野僉載郝公景于泰山採藥經市過有患見鬼者怪群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向公景取藥爲和殺鬼丸患者服之差

狄仁傑

按集異記狄梁公性閑醫藥九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闕闕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碑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緣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繩目睛翳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泣親屬叩頌祈請即華千絹實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

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緣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醫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則天時醫人

按朝野僉載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捉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出景運門醫曰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如廁長參典怪其久往候之見允元路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牀昇送宅至夜半而卒

李聽

按唐書本傳李聽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幃牆屋皆滿

孟詵

按舊唐書本傳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稹之家見其勅賜金謂稹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唐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唐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

爲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勾剗爲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一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

王方慶

按古今醫統王方慶太原人博學多文雅有才度爲好經方精於醫藥

紀昶

按古今醫統紀昶唐元宗時人能觀顏色笑談便知人病深淺

周廣

按明皇雜錄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祕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官人每日晨則笑歌啼號若中在疾而有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倦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熱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華公主誕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劑且嘗食飽蹄美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胃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爲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

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爲周作傳敘述甚詳

陳藏器

按醫法人門陳藏器唐三原尹撰神農本草經日本草拾遺

按鄆縣志陳藏器與日華子二人皆開元時人藏器爲京兆府三原縣尉以神農本草遺逸尚多因別爲本草十卷中言人肉可療羸疾故後之孝子多行之

日華子

按古今醫統日華子北齊馬門人深察藥性極辨其微本草經方多由註疏至今賴之

按鄆縣志日華子姓大名明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蟲獸爲類其言近其功用甚悉凡二十卷明正統間三山鄭珣守寧見延祐志因標云陳藏器與日華子俱四明人志逸其名今補之

元珠先生

按古今醫統元珠先生不知何郡人洞明素問極究微奧時太僕令王冰識其爲異人乃師事之遂以妙旨授冰冰由是大註素問今行世

王冰

按古今醫統王冰實應中爲太僕令號啓元子篤好醫方得先師所藏太素及全元起書大爲編次註素問答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又著元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

劉大師

按江南通志劉大師憲宗時騎白馬行村落中不知

其所從來人有病與藥輒愈一日從鄉人鄭氏之地爲室未許俄入林中跌足而逝人異之卽其地爲寺今藥香院是也

李祐

按獨異志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款歸國裝度破吳元清入其城官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爲亂卒所刳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踏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宋清

按國史補宋清賣藥於長安市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送迎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按柳宗元集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其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售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謂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餘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遂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饒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除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

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爾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劉禹錫

按古今醫統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唐貞元間舉進士篤好醫方濟人甚衆詔修本草經方集有傳信方行世

梁革

按續異錄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太和中爲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敷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爲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者聞而召爲請革評其脈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真典敷敷以常深念一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悅形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廻至城門逢樞車崔人有執縛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厥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請蘇之

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天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革曰此固非死蓋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崔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臥空牀上以素練縛其手足安微火於牀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養慈憐何焉其氣通若在者慎勿令起遂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慈粥灌之遂活矣正在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俟而蓮子起坐言笑候吏報救救飛牘於崔曰蓮子復生矣仍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救大奇之且云蓮子事崔已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教言遂與革革得之以神藥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太和壬子歲調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高損之以其元舅為天官即日與相開故熟其事而言之

梁新趙舉

按北夢瑣言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船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攜薑搗汁扶齒而灌由是方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于朝士聲名大振仕仕至尚藥奉御

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鄆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儘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嚙不及振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簡質消梨馬上旋駝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按聞奇錄省郎張廷之有疾詣趙鄂纔診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仍詣梁新所說並同皆言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為時相堅虐一杯恩之不及其父乃卒時論謂之二妙

王超

按景陵縣志王超復州醫人善用鍼病無不差文宗太和五年千日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袒視左臍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為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鑼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張仕政

按湖廣通志張仕政荊州外科善治傷折唐王潛在

荊州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二年餘脛忽痛問張張曰前日所出骨寒則痛可速往覓也果獲於牀下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止

陳仕良

按錢塘縣志唐乾寧時有陳仕良者以醫名於時詔修聖惠方官藥局奉御

京城醫者

按北夢瑣言唐時京城有醫者忘其姓名元頤中表間有一婦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姪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蟇走去然切勿得令病者知是誑給也其妹僕遵之此疾永除

趙卿

按北夢瑣言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膽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酢香不免輕啜之巡遶又啜之覺胃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厥嘔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酢懇謝卿曰郎君先因吃膽太多酢不快又有魚鱗在胃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酢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非庸醫所及

沈應善

按南昌府志沈應善字嘉言梁休文後裔其六世祖

仕豫章因家焉事親至孝親歿廬墓三年閭里稱之屢試不售于有司一夕夢神人示曰上帝命汝活千萬人豈可守一編以自負乎既寤遂決志學醫遇蜀之韓隱菴師事焉初授素問內經諸書研究不輟徐進以導引之術及祕藏諸方三年韓別去曰九九之際運我於我眉之麓自是名益振凡士大夫無不與之遊授以劑罔弗驗者歲厲則捐貲貯藥濟人靡倦居旁構一舍曰來安堂諸藥餌飲食無不具備年八十一忽語家人曰韓先生招以絨我將逝矣尋沐浴而卒著素問箋釋二卷行世子長庚以經業補邑博士弟子員能世其學

紫極宮道士

按稽神錄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縮不能復執斧斤匍匐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瘥五更而痛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我授爾方救人疾苦無為木工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我也遂去木工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

陳恭

按稽神錄陳恭泉州晉江巫也善禁祝之術為人治

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蘇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髻為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大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納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

拂林醫

按唐書西域傳拂林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

譚簡

按因話錄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皆生贅如息肉欲被瞽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饒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請遺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靈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效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日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量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

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技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師象與小豎扶公至于庭坐既定聞櫛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象傳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豎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嗟夫向日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鉞入輔為帝股肱此數事足驗元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釘鉸匠

按玉堂閑話近朝中書舍人于邁嘗中蠱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茶如是于即為陳之匠曰某亦會中此遇良工為某鉸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適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早請勿食某當至矣翊日果至請邁于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鈴俟之及欲來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愈如叙股矣邁命火焚之邁遂愈得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某有督救人唯引數觴而別

市醫

按玉堂閑話京城及諸州郡閭閻中有醫人能出蠱

毒者目前之驗甚多人皆惑之以爲一時幻術膏膏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顏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覺心肝有物咬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瘠皮骨相連脛如枯木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衆甚多看療此病顏試召之醫生見曰此是蛇蠱也立可出之於是先令熾炭一二十觔然後以藥餌之良久醫工秉小鈴子於傍於是覺咽喉間有物動者死而復蘇少頃令開口鈴出一蛇子長五七寸急投於熾炭中燔之其蛇屈曲移時而成爐其臭氣徹於親鄰自是疾平永無醫心之苦耳則知越人起就子之死老聃肉徐甲之骨信不虛矣

張萬福
按酉陽雜俎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畱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王彥伯
按酉陽雜俎荆州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精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胃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鰓魚毒也其子實因膾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鰓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

按國史補王彥伯自言醫道將盛行乃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

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翊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

申光遜

按玉堂閑話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仲敷寓居于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于臥內冠簪相見曰非慵于巾櫛也蓋患腦痛爾申即命醇酒升餘以辛粹物泊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溫酒調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筭如今之筌項安于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飲之類也

揚州醫生

按玉堂閑話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竹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鎮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愈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極如饒渴監刑者即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術惟善醫大風駢曰何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惛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遂禮術士爲上客

五代

唐慎微

按古今醫統唐慎微字審元成都華陽人好醫求治

者不論貴賤必往每於經史中得一方一論必錄之時尚書左丞蒲公執政擢與一官不受著有經史類證備用本草數十卷

孟昶

按古今醫統蜀主孟昶心性慈孝好方藥母后病屢更太醫不效自製方餌進之遂愈羣臣有疾親召診視醫官服其神宋太祖伐蜀孟不忍生民就戮遂走汴降闕下太祖厚封之

韓保昇

按古今醫統韓保昇蜀人精醫不拘局方詳察藥品釋本草甚明切所以深知藥性施藥輒神效

李讓

按古今醫統李讓字欽仲梓潼涪人通五經諸子博學篤好醫方官僕射中散大夫

蕭炳

按嶧縣志蕭炳蘭陵人精岐黃于書無所不讀取本草藥名每以上一字定四聲本草五卷以便討閱蓋前人所未有者終身隱居不仕

李雲卿

按古今醫統李雲卿不知何郡人博通經史善醫隱廬山以濟人爲心千里之外來求療病者如市後唐同光二年八月白日飛昇

顯德中道士

按洞微志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路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臚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九蘿荀花吾官後遇一道士欲治病

者云每夢一紅衣女子引入宮殿有小姑娘云云道士曰此正犯大毒毒女子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癆毒故曰火吾官即以藥兼蘿蔔食之疾遂愈

吳廷紹

按南唐書本傳吳廷紹為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椿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雞鵲鳩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椿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雞鵲鳩二鳥皆食鳥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群醫大服按薑豆湯查江南通志江寧府志上元縣志俱作甘豆湯未知孰是

虞洮

按宋何光遠鑑戒錄虞少卿洮蜀之醫也長興初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少卿往虞少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微瘥者何也虞少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少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害于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腑病焉故心為離宮腎為水臟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

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

遼

直魯古

按遼史本傳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囊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囊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囊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諸鍼灸書行於世年九十卒

耶律敵魯

按遼史本傳耶律敵魯字撒不梳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隸焉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即知病源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為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病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瞶聵之使在用泄其毒則可乃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迭里特

按遼史本傳迭里特字海鄰有膂力善馳射馬蹟不仆尤精於醫視人疾苦隔紗覩物莫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即位拜迭刺部夷離董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資然知其為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刺寫亂

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耶律庶成

按遼史本傳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上命耶律庶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事

宋一

劉翰

按古今醫統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後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體集治世論二十卷世宗嘉之宋太宗詔詳定本草翰與道士馬志賢官翟煦張景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等同修集上之

陳昭遇

按廣東通志陳昭遇南海人世為名醫開寶初至京師為所知者薦為醫官遂留家開封初為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有驗及即位召翰林醫官各具家傳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成一百卷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鏤板頒行天下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道士馬志等詳定本草既成書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併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藥術無所不究著述精博可傳往來公卿家診脈對證多奇驗性謙慎以此被寵眷不衰

按古今醫統陳昭遇嶺南人善醫太宗時為翰林醫官治療多效

王懷隱

按河南通志王懷隱睢陽人初爲道士居汴之建隆觀善醫診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爲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藩邸時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等編類每證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百卷太宗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

王光佑

按古今醫統王光佑太平興國間爲太醫奉詔同脩本草哀集方書廣心醫學

僧道廣

按古今醫統僧道廣西蜀人好醫得不傳之祕乾德中有人病肌瘦如勞唯好食米闕之則口吐清水食米則快諸醫不辯道廣以鷄屎及白米各半合炒末以水調頓服良久吐出如米形遂愈病源謂米瘕者是也

吳復珪

按古今醫統吳復珪淳化間爲太宗侍御醫與劉翰齊鳴太宗召修本草及太平聖惠方書中多其所集行世

馬志

按古今醫統馬志初爲道士得海上方深察藥性治療輒效太宗時奉詔同修本草爲御醫名著當代

釋洪蘊

按江西通志洪蘊字堅中號有法蘊吳興人考以爲

按古今醫統釋洪蘊潭州人初出家集方技之書遊

京師以醫鳴太祖召見賜紫袍號廣利大師後太宗召講醫方蘊錄祕方以獻

按江西通志釋法蘊以善醫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多中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一時稱藥王再現云

趙自化

按古今醫統趙自化德州人徙洛陽業醫淳化中從兄自正遊京師以醫鳴俱授醫官累遷翰林醫副

按濟南府志趙自化武定人高祖時以醫鳴世診治有奇效累遷至正使所著有四時養頤錄及漢河諸集五卷

馮文智

按古今醫統馮文智井州人以方技爲業太宗召爲醫官咸平三年太后不豫文智侍藥既愈遷尚藥御醫賜金紫衣遷翰林醫正

蘇澄

按古今醫統蘇澄宋良醫人病應聲者求療澄云古無此方惟以本草藥名盡呼之每呼一聲腹中輒應惟一藥即不應再三呼之無聲即以此藥爲主治之愈

劉難經

按王氏談錄昔東郡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八十一難經病註者失其旨乃自爲解獻於闕下仍爲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脉無隱不知肘後有二藥僞止藥末數品而已每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爲劑料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曰此藥服不如數耳所餘富有幾人不能欺後

以老終

李寧

按宋史柴通元傳數水處士李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作詩爲賜加以茶藥繪帛

史載之

按括異志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鑪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反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門

張炳

按建寧府志張炳字明叔浦城人少有奇疾在太學師事蜀士史載之極醫之妙及歸推心究物無問貴賤有謁必往視之全活甚多嗜學能文老而不倦同郡魏拔之稱爲太古遺民歷任蘄州簿豐州錄事參軍卒年九十一

劉元賓

按安福縣志劉元賓連魁於鄉歷任潭州司理通陰陽醫藥術數真宗試之驗賜名通眞子所著有集正曆橫天卦圖神巧萬全方註解叔和脉訣傷寒論洞天鍼灸經

釋法堅

按江西通志釋法堅廬山僧以醫名宋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景德二年薨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還山卒

按避暑漫抄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過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服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呻吟牀第間客就詢之云爲腹脹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不復聞聲意謂良已將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乃不測其何爲至此乃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甄棲真

按宋史本傳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典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散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爲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爲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維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舉高蹻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斃殯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叙別以十二月二日夜紙衣臥磚

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高若訥

按宋史本傳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皇祐五年爲觀文殿學士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譚仁顯

按茅亭客話譚居士名仁顯成都人也以醫爲事居郡城東南隅所居庭廡離落間徧植草藥年高而精神愈壯無喜怒故毀譽不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經於閭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帛隨即分授於貧者竟以不言但行陰施默益之道每行藥至午方歸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無疾端坐而逝時齒一百未化前人問居士有長生法對曰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許希

按宋史本傳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待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爲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向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

者非臣之功始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與扁鵲廟帝爲築廟於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於其旁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於世錄其子宗道爲內殿崇班

嘉祐時鍼醫

按畫墁錄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下名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翼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目爲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即風府也

王纂

按古今醫統王纂海陵人習覽經方尤工鍼石遠近知其名所療多效初嘉祐中有女人被妖惑慕爲鍼妖狐即從女衾中逃竄女病遂愈

閻士安

按開封府志閻士安陳州人以醫術爲助教工畫墨竹筆力老勁名著當時每爲大卷高壁爲不盡景或爲風勢甚有意趣復愛作墨蟹蒲藻等咸爲人所重

李明甫

按嘉興府志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鍼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給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嚙之令方驚而鍼已入日蟲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亦去遂愈

曾若虛

按西齋話記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遺疾

且卒經日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鍼鍼之卽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過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爲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步忽若夢覺耳郡人竟謂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八邪穴也若虛卽今奉尚御藥姚可久之師耳

曹居白

按齊東野語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如前而故夫爲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雖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

按此條與前會若虛本一事但姓名不同詳略有異故並存備考

屠光遠

按齊東野語屠光遠治番禺酒官之妻將產數日不能分娩屠云緣子以手挂母腸所以不產乃隔腹鍼之遂產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脉絡之會湯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李洞元本朝龐安時近復有屠光遠醫者意

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其妙如此

僧智緣

按古今醫統僧智緣徐州人嘉祐中召至京師診父母脉能知子之吉凶時王安石王珪俱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視父知子又何足怪哉

郝允中受 郝懷質 趙宗古

按開見前錄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脉於郝氏老其說謂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脉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脉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椀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又曰郝老之脉通神公舉家之人在帳中俾遍診脉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加禮之自此疾平復入爲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爲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岫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脉曰六脉皆絕反用子氣養養故未死子生母卽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過品量增減之服者無不驗人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大羽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可活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于脈非獨知已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年翁死張岫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大醫皆謂中虛翁曰風客于胃則泄殆藥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取飲藥本乎翁強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脈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遊蝦蟆不可治不數日死州監軍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卽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翁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挽仰翁曰殺濁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脈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蹠蹠輒路翁曰脈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士陳亮遵妻病衆醫以爲勞傷翁曰亟屏藥是爲娠證且賀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嚥不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藥既免母子俱全一極壯健翁偶診其脉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記如上所記特鄭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懷質能

畫傳其學懷質嘗自診其脈語人曰我當暴死不數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患王冰之傳多失義指間以朱墨箋其下世尚未見懷質死其書亦亡獨太醫趙宗古得六元五運之法於翁嘗圖以上朝廷今行於世云

虞鹿

按櫻軍集虞鹿宋治平間陵陽人著難經註

孫用和

按古今醫統孫用和不知何郡人性識明敏通經學精醫方得岐黃之秘治平間為奉御太醫令

高保衡

按古今醫統高保衡熙寧間為國子博士校正醫書深明方藥病機神宗詔修內經有功賜緋魚加上騎都尉

林億

按古今醫統林億熙寧間為光祿卿直祕閣同高保衡校正內經醫名大著

錢乙

按宋史本傳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為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遊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賦詩詠之事其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為收葬行服乙始以顯顯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瘕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

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母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悲不答明日幼果發痢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浸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硬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臟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乙曰黃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痹也入臟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為方不名一師于書無不闢不斬新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九達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為言生由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學瘕瘦測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按古今醫統錢乙著有傷寒指微嬰孩論若干卷

按醫學入門乙建為五臟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有瀉而無補腎有真水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祕厥後張元素劉守真張從政盡皆取法

僧奉真

元豐 法琮 丁初

按夢溪筆談四明僧奉真善醫熙寧中名聞東都其診視妙不差銖分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腹而不食懷恨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固然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否奉真曰此可為也諸臟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勝其氣先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目稍稍啜粥明日漸蘇能食元極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越三日果卒

按鄞縣志僧奉真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術焉

黃冠道人

按曹州志黃冠道人姓名不傳熙寧間會見於楚丘棗桐村黃冠青衣以醫名一方有疾者往求一與之語不藥而愈居數月忽不見人皆神之疑為扁鵲立祠祀焉

杜嬰

按儀真縣志杜嬰字大醇性能讀書其言近莊為人曠達而廉清自託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善言性命之理其心廓然無累于物故多為賢士夫所知王安石謂予嘗與之語久而不厭

張駿

按襄垣縣志張駿字公度潞州人家世業醫而駿尤精方脈意在活人不責其報翰林院學士黃魯直母安康郡君太夫人病秘結諸醫不能治駿投餌即愈魯直感謝厚贈之却不受飄然而去

鄭榮

按宋史趙自然傳大中祥符中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併給焉

龐安時

按宋史本傳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殯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祕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遍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于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溫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

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軒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旁舍適安時往視之緣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速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按續明道雜誌斬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斬有富家子竊出游偶鄰人有鬬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爲劑藥求得絞因繩燒爲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按東坡雜記蘄州龐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書在紙始能答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而何

按書蕉龐安常名安時蘄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俊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舟一聲伎一廚傳一賓客一雜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按仇池筆記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書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藥可咬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按澹山雜識龐安時蘄州蘄水人也隱於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亦饒於田產不及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官舟行李之盛俾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廚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單曠

按仇池筆記蜀人單曠者舉進士不第願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曠入侍有問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曠爲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曠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曠自不能愈而念人之病如神曠安常皆不以賄謝爲急又頗博通古今此所以過人

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孫兆

按醫學入門孫兆宋尚藥奉御丞有顯官耳鳴公診之曰心脈大盛腎脈不能歸耳以藥寧心腎脈復歸耳鳴立愈

張立德子

按東坡雜記眉山有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偶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常而數溺服消渴藥而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金囑其子於人蜀有良醫張立德之子不記其名為診脈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枸子為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液不上游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脈熱而腎且衰當由果酒食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兼人而多飲水木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香能敗酒瓜果近輒不實而枳枸亦能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為屋其下亦不可釀酒故以此二物為藥以去酒果之毒也

仇鼎張君宜

按東坡志林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事殆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黃州僧

按談圃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

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蕭氏

按杭州府志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而不衰僧一日拈筆畫牡丹遺之蕭初不甚珍重藏既久發視之花瓣中皆有字隱隱可見蓋古方大異之令婿郭某按方試之療人皆奇效後又令聚藥煉為丹俄見爐上有花綉燦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傾動一時

郭照乾馮氏郭敬仲

按錢塘縣志郭照乾字汝端汾陽王裔祖遠授宋建隆二年節幹世稱大人節幹照乾自祥符初由汴徙杭州多隱德施予未嘗生倦容有異人乞齋郭膳之潛遺牡丹花三朵覆几上而去追詢之曰若累世陰德全活人故來相報花上書婦人證十三方君子孫世世用之當無窮乏如法試之無不奇驗遂為婦人醫郭氏之以醫名自照乾始

按海寧縣志郭昭乾號文勝元符三年由汴南渡放情山水間遇道人授以鉢黃封甚固覆几上且戒曰公家累世積德以此報必一月後乃開道人去十三日公弟比部郎昭度以道人之給之也為開視則鉢中有牡丹花一朵見花瓣中有字皆醫方一瓣具一方凡十三瓣其餘瓣字跡隱隱難明亟錄方罷而花亦隨落大異之遂按方療疾無不奇驗後又煉藥為丹見爐上有花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漢死者皆起傳三世有敬仲者建炎中孟太后遘疾不

起高宗性至孝下令徧徵起太后疾者敬仲因母馮氏參究診法引入宮進藥物食頃而甦三服乃起高宗封馮氏為安國夫人敬仲為光祿大夫兼賜父傑西山葬地賜姓趙故所居里有趙郭之號

張擴

按歙縣志張擴字子充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遊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存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已而果然當塗郭詳正子思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為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瘳矣此其脈當齋居三年左乳下有痞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假游脈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臥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純仁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脉氣不出半年范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也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崇寧中黃誥待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尤未起起則有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蔡辰辰知應天府擴謂曰

尚書無官脈旦夕當有謫俄被旨放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徵時祁門辛陳需使徧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脈名宦當由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奉大夫中興遂爲上相擴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帥曰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卒他如吳洋吳橋吳和仲文仲方音方一誠方德甫方嗣塘方孝緒方孝緒余涼余時雨余仰亭余幼白陳龍陳繞堯陳應熊三世於茲而其後以科論則婦人科如醫博黃孝友以至黃天爵黃一鰲蓋數十世矣別而爲江子振應龍應鳳亦再世矣小兒科則先有丁氏後有夏氏轉而楊氏汪氏卓卓乎專門矣外科則洪廷鎮洪欽銘洪文衡何寅初何公若洪少岡則非特專精而且獨擅者矣又如徐村吳福仕吳靜川吳晴川吳繼川自元至明世擅外科而吳參實吳廣載則內外兼著試輒奇驗吳正倫著脈證治方養生類要虛車錄活人心鑑而其後明穆宗貴妃疾召至宮一劑立愈遭太醫嫉卒於京時邸論惜之程弘賓著傷寒翼黃依著醫案吳崑著醫方考汪源緝註保嬰全書許寧著學理論是不獨有醫術而且有醫學至程玠則貴人且天授所著有松崖醫徑其後裔程衍道以儒術兼醫理更名噪一時而程堯夫程惠生父子不相師而輒有神效至洪徽甫之針又其奇者併及之

章迪

按無爲州志米芾章吉老墓表云神農有熊氏咸以

採民爲道上聖神靈生而知之簡易無爲後世聖賢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氏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陰陽儲精神而明之可不妙哉無爲章氏迪字吉老洞精醫書而得針刺之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道救人壽至七十九莫不刺膚透膽隨針病已華佗氏不能過也又以其道授子濟濟醫掾三千人因不復針又以父道付子權吾聞士大夫多道濟權起病如神逮得守符親所嘗試會濟請言吾友周元章撰理誌不復多得願表墓道遂直書其事吾不及識君觀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藝取人知君隱施夫行符藥除病拯人除害物者上清有錄許氏旌陽雞犬亦仙去後之人勿替其志來於墓下讀吾文者勉之大觀元年歲在丁亥丙午朔丙戌日男濟立石

章濟

按無爲州志章濟吉老子也傳父業尤精九針之法得書之所不傳者洞視五臟不失毫髮立仆起僵效難殫述詳見周紳墓誌子權亦與父齊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百二十八卷目錄

醫部藝術名流列傳五

宋二

朱道方

都翬

陳師文

楊大均

臧中立

楊介

金湯二嬰女

朱肱

李惟熙

李生

王克明

范防禦

張永

李信

嚴防禦

陳諫

嚴三點

許叔微

僧慈濟

張元珪

朱杰

吳源

邢氏

陳言

裴宗元

靳蒙

何澄

王况

鄧仲霄

張明德

任元受

陸職

醫偏腸毒道人

皇甫坦

張信

張總管

陳沂

李立之

王繼先

錢聞禮

段康年

沈良惠

楊文修

嵇清

郭時芳

僧文有

陳自明

錢原濬

陳文中

吳觀善

張濟

張銳

鄭榮

吳銘

林頤壽

張季明

周與權

程約

王朝弼

丘經歷

周洪

孫琳

滕伯祥

江嘉

戴燭

錢寶

初虞世

楊士瀛

懷居士

謝復古

劉伯桓

范九思

任度

唐與正

宋彥舉

郎簡

崔世明

藝術典第五百二十八卷

醫部藝術名流列傳五

宋二

宋道方

按揮塵餘話宋道方殺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攜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曰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呵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衆殺叔曰客爲診之既而曰尚可

活處以丹劑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恥乎用太守之車從妓樂酬以千緡俾羣卒負於前增以絳纓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遲其死耳

陳言

按處州府志陳言字無擇青田人敏悟絕人長於方脈治病立效有不可救者則預告以期暑刻無爽作三因方論研窮受病之源用藥之等醫者宗之其徒王碩爲簡易方并三論行於世

都翬

按陵川縣志都翬進士博學通醫徵宗時官修議郎掌太醫院事遠邇求診應手而愈能以其術鳴

裴宗元

按古今醫統裴宗元以醫名越專用成方及丹溪出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故其方書遂不盛行也

陳師文

按古今醫統陳師文爲越名醫與裴宗元一時齊著其用方亦大同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

新豪

新從謙

新起效

按杭州府志新豪其先本三晉人唐時有斬恆者知開封府居官有能名民愛之因家焉後是有豪者北宋時居東京之顯仁坊隱居市藥每日設藥於肆以濟行者宣和間有二道者日飲於靳氏靳氏事之歲餘不懈因曰吾試若耳若長者子孫當有厚報因書數語授之言訖不見視其所授則祕方也試之小兒

奇驗高宗南渡厄蹕至武林遂世為太醫數傳至從謙為御直翰林醫官賜勅特晉三階出內府百子圖賜之命以所居巷為百子圖巷靳氏之有百子圖自南宋紹興三年始也靳之後有起蛟字霖六者著有本草會編起蛟之子鴻緒字若霖著有內經纂要其業尤精于咸字以虛吉字允菴謙字仁若皆諸生而吉尤知名當世

楊大均

按避暑錄話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類若此余嘗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俱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大均本藥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賂謝積其齋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宣和間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手書以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即歸不受一錢余在南京嘗許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魯陷蔡州後聞魯知其名厚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來雖未可遽為司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慶事悵然懷之

何澄

按醫說宣和間有一士人抱病纏年百治不瘥有何澄者善醫其妻請到引入密室告之曰妾以良人抱病日久典賣殆盡無以供醫藥願以身酬澄正色曰

娘子何為出此言但放心當為調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汚不有人誅必有鬼神譴責未幾士人病愈何澄一夕夢入神祠判官語之曰汝醫藥有功不於艱急之際以色欲為食上帝令賜錢五萬貫官一員未幾月東官疾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澄應詔進劑而愈朝廷賜官賜錢一如其夢

臧中立

按寧波府志臧中立字定民毘陵人元豐間客鄞湖南時抱病求療者日數十人診治如神崇寧中徽宗后病甚詔求良醫中立應詔以布衣麻履見上命之入診出問何證中立對曰脾脈極虛始嘔泄之疾作楚和藥以進且曰服此得睡為效至夜半果思粥食不一月獲安賜歸詔出官帑市地築室湖南以居焉因名迎鳳坊

王元

按揮塵餘話王元字子亨本士人為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以醫名擅南北元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悽然會鹽法忽變有大賈親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延羸日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懼勝於市日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為謝元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買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詰之元謬為大言答之曰所笑者輩較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鍼經來元視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元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活則勿尤我當為若鍼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鍼舌之底抽鍼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

時矣其家大喜謝之如約又為之延譽自是翕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况後以醫得幸宜和中為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

楊介

按古今醫統楊介號吉老泗州人世醫名聞四方有郡守病喉癰成流注久不愈召介治知其嗜食所致惟與生薑一味啖之食至一斤始知辛粹而癰愈守異而問之答曰公好食鵠鵠鵠好食半夏夏毒於喉間非薑無以釋半夏之毒用之遂愈宋徽宗嘗苦脾疾諸醫用理中湯不效介以冰煎服而愈者傷寒論脈訣

按春渚紀聞有名士為酒倖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醫主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眾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鄧仲奇

按宋豐縣志鄧仲奇西門葛溪橋人原係河南開封祥符籍宋宣和年間及第授翰林院太子贊善通醫衛治太子宮妃疾皆有效驗勅授太醫院使俾統天下郡州縣市村鎮之醫文天祥贊曰董氏業醫一偏鄧氏儒醫兩全本來仁心一點便是太極一丸噫肇統先哲垂範後賢德種皆春意休說杏林仙後從隆佑孟后由嶺過未豐始居此焉

金湯二嬰女